

的运用:用拍桌子表示愤怒,拥抱表示爱,跳跃表示开心,捂脸表示悲伤,跌倒表示绝望,佝偻蹒跚表示老年,昂首挺胸表示青年……平时人们都用到,都能读懂的语言,在戏剧中得到凸显。声音语言的运用也微妙而丰富:苍凉而单调的大提琴音暗示不幸的事件,伴着弗莱明戈吉他的舞曲表示青春恋情的欢畅,渐快的提琴声暗示扣人心弦的事件即将发生,尖锐琴音之后的戛然而止暗示尘埃落定……服装也是语言的一部分,衣着鲜艳暗示青春,衣冠不整暗示精神疾病,洁白的服装暗示婚礼,黑色服装暗示葬礼……

灯光已成为现代艺术(尤其是舞台艺术)的重要语言,但如何把它用得节制而富有表现力,《安德鲁与多莉尼》提供了很多启发。表面上,该剧的灯光设计十分简单,几乎不被人注意。但是,灯光与剧情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,极其简约而又微妙地配合了剧情的传达,令人惊叹。当日常生活正在进行,灯光是明亮而稳定的;当多莉尼生活无法自理,生活濒临崩溃的时候,安德鲁依偎在她身旁,灯光聚集在他俩身上,并且渐淡渐弱,以至于无,光线昏黑得像梦境,在此处熄灭的光,在彼处微微亮起,只足以照见一个黑影,孤独而佝

偻,拖着一把孤独的大提琴——是什么光已经熄灭,什么光似有还无?光是生命的永恒象征,对光的理解就是对生命的理解。初识之时,大提琴盒子上反射多彩而明亮的光;就在他们结婚的时刻,不断向头顶抛洒花瓣和彩纸片,空中闪烁缤纷的光;他们的小孩出生的一刹那,所有的灯光熄灭,只从内室虚掩的门透射出来一道橙黄的光,如晨光;在他们衰颓的晚年,灯光一再黯淡,以致于无。

众多妙处难以一言而尽。在小小一个戏剧中,《安德鲁与多莉尼》充分利用各种艺术语言,揭示出文字语言所无法揭示的生活、情感、思想和命运。值得一提的,还有它融喜剧与悲剧于一体的艺术胸怀和高超技艺。若无喜剧因素,悲伤就会把人压垮,沉重而不堪承受;若无悲剧因素,欢乐就会变得肤浅,无视生活的辛酸而变得刻薄,虚假。该剧则巧妙地融合了二者,在你悲伤欲哭的时候为你解颐,在你开怀大笑的时候引你深思。

《安德鲁与多莉尼》绝不是一部默剧。它所说的,远远大于任何文字语言所能言说的。■

责任编辑:南璐

五斤煤油

桔仙

1996年初,深圳新建的“世界之窗”决定邀请全国包括京剧、豫剧、黄梅戏、秦腔在内的8个剧种,前往深圳演出。为此派人来到西安,经过了解选中易俗社一台短小精彩的剧目,春节期间赴深圳进行演出,不曾料想,此次赴深圳演出竟长达三个月之久。易俗社的剧目充分展现了秦腔的魅力,深受国内外游人的欢迎和好评。尤其秦腔经典剧目《游西湖》中吹火绝技更是轰动了南国,由梨园世家之女、易俗社新秀薛学慧所扮演的李慧娘,由秦腔表演艺术家任敏中所扮演的贾似道,受到观众的一致称赞。特别是薛学慧超群的吹火绝技,更是技压群芳,名扬海外,成为在全国8个剧种院团演出中最受欢迎的节目。

然而演出中却有一段佳话,给人留下了永难忘却的记忆。因表演吹火绝技需要煤油,深圳演出场次较多,至少需要五斤煤油。然而深圳全市只有汽油,到处买不到煤油。带队演出的易俗社社长冀福记焦急万分,只好向陕西乡党、军转企业家、深圳秦腔协会会长杨卫国交谈求助。杨会长二话没说,亲自开车,前往香港,四处寻找,费尽周折,购买了5斤煤油,赶回深圳,保证了当晚演出的顺利进行,受到易俗社25位演职员的一致称赞。

此后,易俗社在深圳的每场演出,杨会长都要亲临演出现场,以备协助解决演出中出现的任何困难和问题。杨会长这种热爱秦腔,无私奉献和助人为乐的精神以及诚挚朴实的乡情感人至深,也体现出深圳这座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的时代风尚,同时也体现了大秦文化在异国他乡所受到的欢迎和热爱。